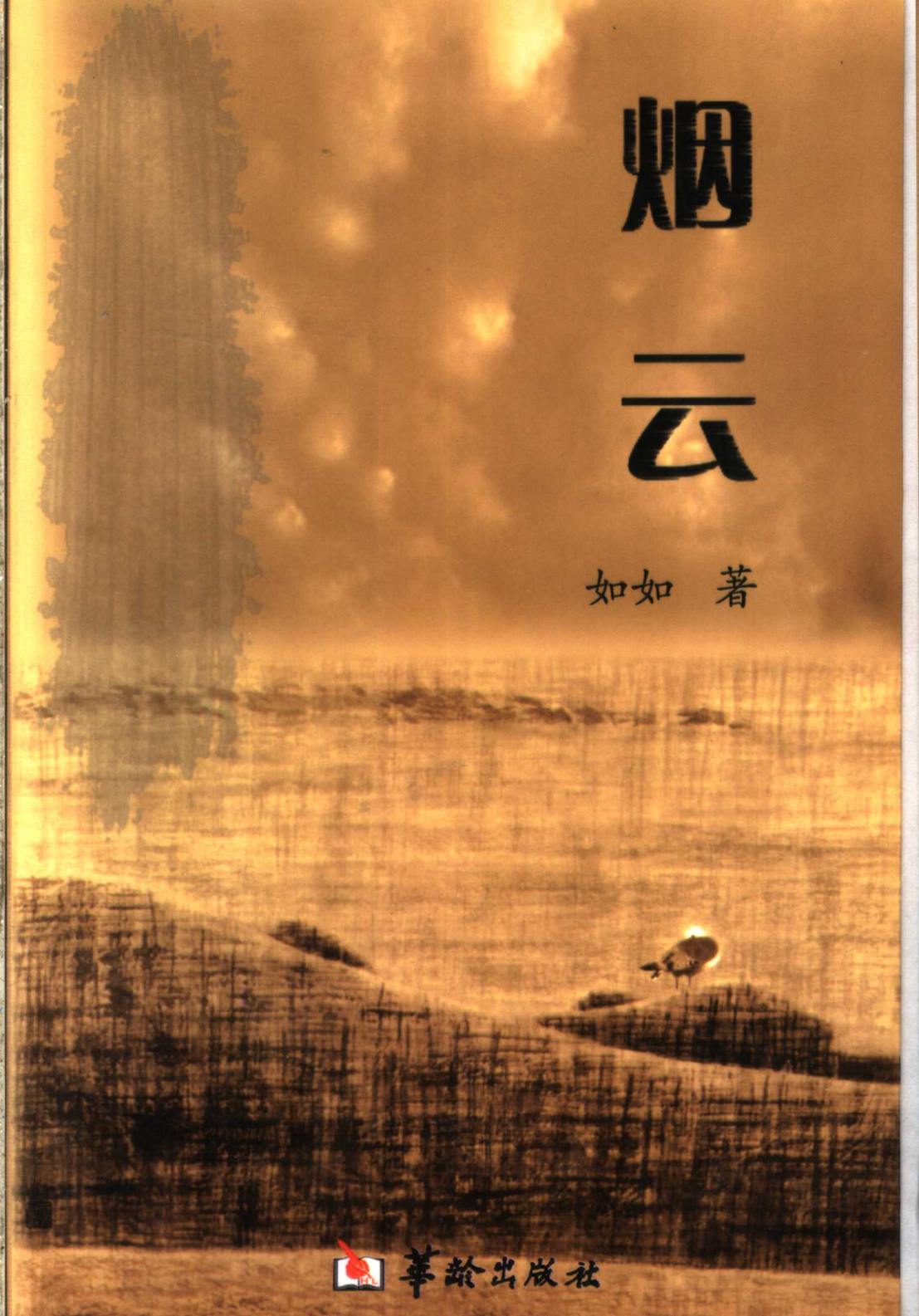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烟

云

如如 著



華齡出版社

烟 云

如如 著



華齡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佟景宸 李惠玲 闫 丽

装帧设计：刘苗苗

责任印刷：李浩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烟云/李宏燕著 —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2004.6

ISBN 7-80178-151-1

I. 烟... II. 李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7350 号

书 名：烟 云

作 者：如如著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（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，邮编：
100009）

印 刷：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版 次：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 印 张：13.75

字 数：300 千字 印 数：3000

定 价：18.00 元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：100009

电 话：84044445（发行处） 传真：84039173

目 录

一度	(1)
宣采	(61)
蓝波	(103)
云烟	(155)
惊弦	(215)
绿石	(273)
绢伞	(327)
香茶	(381)
后记	(435)

一度



初晓的太阳抓住每一丝树与数之间的空隙，将自己的光芒投射到行驶的列车上。这些光芒通过车窗在小桌、行李架上，在每一个旅经之客的脸上跳起热烈而无序的舞蹈。

老陈把两手垫在脑后，眯起眼睛。他的眼睛不大，却向外凸，配上又薄又高的勾鼻子，并不协调；嘴角向下弯，右唇角旁一条深深的纹印应该是血气方刚与岁月争辩的记录。

再有两个小时就到中川啦！这使得老陈的眼睛有了一丝笑意。几乎是马上的，他“哧”地发出一声轻笑，掩去了刚才那个无意识的笑，把面孔放回平静。真傻，都三十多这么多了，怎么还会有这种孩子似的兴奋？老陈责怪自己，管不住的思绪依然飞了起来。

每年总有这么一次到中川出差，而且每次都在这个明媚的五月。也许是因为可以借机会看看中川的老同学，也许是可以体会伴着阳光与生机漫步广场的感觉，老陈很激动。他把手从脑后抽出，和着阳光的舞步敲击桌面。嘴角不时地抿一下，又抽动一下。

乳浆般纯净的光线中掺进了些许灰尘。

老陈皱皱眉，抓起眼镜戴上，四处寻找扫地的乘务员：“咳！嘿！你不要现在扫地好不好？本来很美的，多好哇，你



看你弄起这么多灰尘来……”

乘务员抬起她那张漂亮的瓜子脸，好脾气地：“可这是我得干的呀？”

她的可人让老陈又笑了出来：“噢，那你也没必要那么认真嘛，现在好多人都还没醒呢。你不要扫了，留点安静、美好的空间给我们这样早起的人，好不好？”

“等到大家都起来了可怎么扫啊？”

“那就不用扫了，刚好。”乘务员望着老陈睁的圆圆的眼睛和恳切认真的眼神，笑了。

老陈的笑容也难得松弛：“咳，你待会儿倒一点开水来好吗？会送的，对吗？”

乘务员的默许增添了老陈的兴奋，他愈发想快一点到中川。记忆中的许多片段纷涌脑海，让人招架不住。不知是该想起这一刻，还是先看那一刻。脑子里全是杂乱斑斓的画面。眼前的阳光已由原来的纯净转而镶上了七彩的花边，经过玻璃和桌面的反射，竟似无数个身着彩衣的小精灵一般，直逼人的眼睛。

老陈痛苦而又充满赞叹地合上眼帘，躲开这些太阳的使者。他惊异造物主是如此地洞察人心，又是如此的乐衷幽默。在一个人最急迫不安的时刻，偏偏派出这些古怪灵精的东西来搅乱你。

哎，人在阳光、天空下不仅会有一种渺小的感觉，同时也是赤裸和毫无秘密可言的。有趣的是，人越是在阳光下就会越把自己的丑陋包藏得更深，越要表现出道貌岸然来。也许每个心灵都能感悟到太阳、灵精对他们的激观吧。

老陈正这样想着，忽然被乘务员温柔的声音打断。他不解



地望着她，脑子里恢复了一片冷灰的寂静。乘务员扬扬手中的水壶。老陈几乎是从座位上跳起来，翻行李包。一边絮絮叨叨地希望她能等他找到他的高级饮品。

这是一种灰砖样的物体，轻且布满小孔，有着胶质的透明。乘务员冲上开水就走了。老陈静静地望着杯子。他每天都要喝一杯野蜂蜜水。这种野蜂蜜块只有在山边林端才找得到，由无人豢养的蜜蜂采酿而成。

杯子里的水还有些微微颤动，蜜块沉浸其中。只是，从它上面的窝孔里飞腾出大大小小的气泡，逃逸一般，刹时跃到水面，融回到空气的怀抱当中，似乎他们已在蜜块中郁闷了许久，四处寻不得归路，这一刻才猛然得回。他们在和兄弟们侃谈游历之趣还是论评先后之序，不得而知。

不再有气泡冒出的蜜块边角开始渐呈圆形，一部分蜜已经开始尝试新的分离和结合。随着外圈越来越多的蜜与水嬉戏，大块的下半部渐少支撑，上半部似一幢爆裂的高山跌至谷底，如同老陈所赌的一样左侧先落。好，太好了！是顺利的征兆！

更多不安分的蜜物质冲出来，因此产生的雾团状灰色涡流弥散开，舒展躯体向洁净的水域延伸。跌落的上半部再也无力支撑，心痛极一般慢慢剥离出一些小的块屑；被吞噬，被无孔不入地侵入且揉碎；被占据，没有了自我；转换成浅浅深深的灰色凝聚物，起初还浓些。

这些拥挤在底部的灰色仍不断上移，寻找自己应涂抹的水域。其时，从灰色中缓慢飞舞出一些小小的植物叶片，徘徊在蜜流的轨迹。啊，第一片正是松针残叶！我就说嘛！

这是野蜂蜜特有的。那些原始的创造者就这样不经意地把甜蜜和哽喉的针叶、轻薄的虫翼抓在一起交给我们。我们甚至



可以想象他们是怎样辛勤地劳动，暇时擦擦汗，留下顽皮。

蜜晕开，叶片和羽翼尽着最后的力气寻找，原本附着蜜块上的岩石粉末沉静地躺在杯子底端，和依然苍白的杯口遥遥相望。老陈这才把屏了半天的呼吸释放出来。他有些恍惚疲惫，更多的，还有一种莫名的满足。不过，这里似乎多了点什么——一双孩子的眼睛。

“你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吓了叔叔一跳。”

孩子伸出一个小手指抚摸着杯壁：“我在看你看的東西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一种很好喝的东西，你要喝吗？喝吧，你可以把它全喝下去。”老陈每次看过蜂蜜溶化后，并没有多少欲望想喝下去。孩子是天真而又嘴馋的，在老陈的一再鼓励下，他开始喝这杯美丽的饮料。

老陈依然聚精会神地看着孩子喝下这些小巧事物，突然冒出个念头：会不会有谁把我们也晃荡晃荡喝下去呢？他被自己逗笑了，冲着车窗外高兴地张着嘴。

外面的景色更令他高兴。一幢幢楼房代替了早先的树木站在那里与阳光交谈，虽然他们间彼此的敌意使城市的气氛透出一种暴躁和郁闷。老陈看到中川，还是止不住地心跳加快了。

躺在宾馆舒适的床上，老陈第一个给“李长腿”打了电话。“长腿”是外号，因他的生性好动和不知疲倦得来。大学时，老陈与他还有一个名叫丛英绰号“老鹰”的，三人关系最好。他们还同时追过班上一个叫张莉的女生。

从电话里听，长腿一点没变，还是那种孩子一样开心的笑声贯穿整句话：“嘿，跟你说吧，早就知道你这几天得到中川，我打好几天之前就开始等你电话了，呵呵，怎么样？在哪儿呢



你现在？”

老陈告诉他自己是在宾馆，长腿嘴里啪啪地嚼着口香糖聊了好久，突然开心大笑：“你说咱俩怎么这么傻呀，抱着电话瞎聊，我去你那儿不完了！等着啊，我这就过去。”

老陈很想问问他通知老鹰和张莉没有，特别是，张莉这一年过的怎么样？想到长腿马上来，这些问题争着跑到心口，跳得人在房间里坐卧不安。

长腿，永远孩子一样的长腿，“假惺惺”的老鹰，还有张莉，那时的张莉真是漂亮……

离开明净的南方到了这个总是灰蒙蒙的中川，离家的惆怅陡然增添了那么多！一切想象中的古朴隽永被现代人自鸣得意的行动破坏到堪称凋零！和着自然的风沙和修建的风尘，中川，第一眼就诱出我的心酸。旧时的校园缺乏生气，沉重的老红色和深绿铺到每个角落。当我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烦闷倾之与人——还并不熟悉的张莉时，她竟粲然解意地冲我笑了……天哪！

那是我到中川后品尝的第一个笑容。天！

噢，呵呵，还说别人像个孩子。哎，怎么每每有和老同学有关的任何，总会想起那个笑容。是她的确太美了。

现在的张莉笑起来是习惯性的，没有表情，没有，嘴角也不再翘上去了。这也许和她热衷佛教有关吧？体味平静嘛。也可能是因为……

另一张和张莉有着同样嘴角的面孔跳了出来，小力！这孩子和他妈妈一样的活泼可爱。初一了吧。马上就成个小伙子了！如果我也有个儿子……

如果这孩子是我的，如果当时……天哪！我太爱这孩子了，他为他的父亲、母亲延续生命，他可以去实现他们的理想



烟

云

和使命；儿子，多么好！

我几乎把他当成我自己的一样！

张莉也是把他当成我们的一样，对的。

长腿此刻出了家门一路小跑奔向公共汽车站，车却一直不来。打辆车过去？还是算了吧。老陈要呆好几天呢，不差这几十分钟。长腿自慰地拽拽上装。

面前踱着一个比长腿还要焦急的男人。套装质地考究，却是几年前的旧样式，带着磨旧的边缘。男人干净的面容压盖不住一种忧虑，时不时会咬紧一下牙齿，由鼻孔叹出一口气。包含着曾有的高傲，喷到拥挤喧闹的空气中，马上就无力地散开了。

长腿生出了一种心情：再不忿不还得等大公共吗？

有几辆车进站，不是长腿要等的。套装男人也原地没动。

一辆面包公交车开来，吊在门口的女售票员行动之泼悍连男人都要逊色。车还未停，她便跳在地上。瘦小的身体按惯性划弧的同时已经拨拉过几位乘客到车门处，一边发出嘶哑的高声：“来来，上车有座喽！”

长腿被她铁硬地塞进车厢，偷缝望一眼。套装男人仍站原地，只是硬硬地向小公共车的方向歪了歪头。

女售票员枯枯的烫发被风卷翻飞。她借势躲风，换手撑住车门的另一边，小心地用小臂和膝推拦着乘客，自己呈弓状吊在门口；唱一声：“走嘞！”车就启动了。

长腿不停地将手拍在腿上搓来搓去。这就是活着，除了生活，还有什么能把一个娇小的女人变成这样？听着她粗放高声的交谈，长腿想她过的还是挺开心的。她还真能这么高兴，怎么能呢？呵，总比我强，我笑都不知道怎么咧嘴，可见了人



吧，你不咧还不行。哎——

老陈伸长了脖子从窗口望下去，看到马路上的长腿晃着一步三摇的步子走来。他激动地跑去门边。

门开之后先是十分密集的寒暄。

“哎呦呦，真一点都没变，没变。怎么样？及时吧？”

“及时，哦，比我期望的要慢。”

“知足吧你，混的怎么样？气色是越来越好了。”

“你呢？你们都好吧？哎呦真是，这么一晃离咱们上次见面又一年了。”

“可不嘛，哎呦。”

热情还未褪去，谈话已出现空白。只好拿出“哎呦”、“真是”来填补。

沉默，继而有些尴尬之后。长腿笑了：“行了，别虚伪了，该怎么呆着怎么呆着吧。”老陈跟着笑了起来：“那个，那个老鹰怎么样了？最近。”

“人家，一天比一天美呀！”

“还有那个，张莉呢？”

长腿从躺的状态弹起：“我得给老鹰打个电话，他说了你一来就请你吃饭，可不能放过他。”

“你打吧。”老陈推推眼镜，抬头，顿一下，问：“那个，长腿，张莉现在怎么样？”

电话通了，长腿没有回答也并没有听见他的问题。老陈由紧张到放松，暗暗笑自己。

老鹰不食言，让老陈和长腿现在就开始向自己这里“进军”。老陈特别叮嘱一定要约上张莉和张夫子——她的丈夫。

街道上仍然到处是被挖开的地面，架起的高楼胚胎；一堆



堆的石沙，一群群的在阳光下闪亮着褐色或强壮或纤瘦的身体，以他们最善良的本性做着他们不知原因也不知目的的力气活、现出淳朴的笑容的人们。

老陈和长腿穿过风儿厌烦地踢起的烟尘，跳到街边。老陈叹道：“创造力这东西真神奇哦，我上学时第一年到中川，这个地就在挖，楼就在盖，现在也没挖完盖完。”

“还说呢，就我这中川人，出门都有不认识道儿的可能。”

“相比之下还是我们那个小地方好，干干净净的，事情也少，鸡犬相闻呐！”

“哼，你们是鸡犬相闻了，大批的人都往中川挤，弄得中川养个鸡狗都没地儿，还闻什么呀！”

“你要理解人家。每个人都想实现自己的价值，每个人都有竞争的欲望，起码是赌一赌的欲望。”

“我理解人家，人家理解我吗？谁也不会在竞争的时候想着让让我，对吧？”

“老弟这口气，好像，好像有不满意嘛。”

“我没什么不满意，逆来顺受惯了。来吧，一年没来中川，好些地儿不认识了，我给你当导游，免费的”。

这座古老的文明记录之城，四角写瑞的琉璃屋顶供在中央。在周围的每一个地方，你都可以随意碰触到年代的足迹。

车行过立交桥，牵着人的眼睛从玻璃包装的冷峻写字楼转向其后的灰砖院落。在这儿，不管你是黑牌子还是白牌子的车开过来，咱老爷子的方步就这么稳着迈。这是老历儿！院子里前朝留下的雕花长檐子谁也甭想打听。

瞧那些个庸懒的鸟笼子和花叶子，起居侍弄，悠然如菊。花映矮墙，影后橡陈地裸。这里更多陈列的是篋子和各式腌渍



食物。再遇空地，杂草自生；有小孩子踢着丢失球衣的皮球追逐而过：“我的球！你们给我！”

倚着残墙一侧，居然有一个木棍支起还不足一人高的棚子，不很清洁的女性抱着黑黑的孩子和收检来的物品一同坐在里面，用半张脸窥视路人；孩子无顾忌地哭着。对面立着的高墙里机器隆隆；防尘网的边缘，新小区的居民各自欢喜。

一切，无处不为小又不为大。而所有这一切还在改变，没有哪一个瞬间可以留住。就算是画卷也会发黄，记忆终会淡忘。不要因为必须接受还不曾熟悉的一切就责怪曾为此付出的辛劳者。他们和你一样善良，和你一样不知道无言的积累后质变的走向。他们所不同的就是坦然接受，却非以今日的端倪押度明天，以中的而喜叹、偏失而悲尤。

长腿的手伴着他热情地讲解指过一个又一个新鲜事物。老陈的脑子里却全是胡思乱想，他木然地点头，看着五彩斑斓的水泥块、匆匆流过的铅笔人。突然问：“你说小力会喜欢树根吗？”

长腿愣了一下：“咳！我正给你讲着，你怎么蹦那儿了，刚才听了么？”

老陈只顾得追寻自己的思想，没看到长腿瞬时自怜的一张面孔：“你说他会不会喜欢呢？那么一个爱动的男孩子。”又说：“说真的，那个张莉，这一年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老样子呗，比一年前多了两道皱纹，胖了两斤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逗你呢，别的不太清楚，好像是最近是对宗教特别着迷，对小力特别头疼。”

“……”



“小力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和家里闹得越来越凶，又不好好学习……”

老陈的脑子被一张张信纸盖满。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他发出了那封着实让他忐忑不安的信。虽然他知道，那以前小力是非常喜欢他这个叔叔的。

他发现小力在偷着学篆刻，特地托人订做了几把优质刻刀，还跑到老家为小力选了几方好章料。小力收到礼物的同时就给他打了电话。小孩子的兴奋让老陈由衷地舒畅。小力对沉寂爸爸的抱怨，老陈当然也听到了，而且心都快跳出来了，以至于放下电话后，嗓子都有些发干。

经过了来回的踱步和紧跟而来一阵晕眩之后，老陈坐下来，开始给小力写信。

当他用游戏和趣事填满小力的课余时间；当小力每半个月必给他写一封信以后；当他再来中川出差，小力站在站台上望着火车远去，雨雾下瘦小的身子让人担心他会经受不住那场突然下起的太阳雨时；老陈感受到了生命。

这种强烈的想独自占有独自造就一件完全属于自己的珍品的感觉，已在许多年前被老陈无奈压抑下去的感觉，在那一刻又强烈地萌生了。

老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。但是，这并不妨碍他萌生生而为人基本的渴求。从不可知的远古到如今，每一个地球上的智慧生命体无不在尽最大努力延长自己存在的时间。

佛菩萨是享有永久生命的，基督教也有天国的待遇。玛雅人说儿子就像父亲的唾液一样，延续他的抱负。希腊最盛的民间庆祝活动就是巴克斯的节日，以致给人们带来了戏剧，给欧里庇德斯带来舞台。



中国百姓虽不能都骑上牛去，或者是吞丹饮液；要个子孙孙无穷尽也就算满意了。照此说来，老陈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应该十分合情合理。

他生活得很平常平静。一个爱他的女人为他制造了一个女儿。除了小玫瑰揪他头发或挠他脖子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痛过或痒过。

那酷似张莉的孩子和信任使他重又温习了悸动，如同经年闲置的水晶偶被衣袖抹去了浮尘，它粲然依旧，且比十余年前更加清澈。老陈几乎是带着对那个笑容的激情来给小力写每一封信。

书信带回的是快感，是满足，然后就是更多渴望。半满的酒杯一向是会遭到质问的。老陈很自然地开始失眠。

他忍不住，睁着布有血丝的眼睛，将赌注寄向小力，忐忑留给自己。赌，这是处于饥渴迷茫煎迫之下的人在不敢、或者说不能把握自己的时候选择的唯一一件事。

老陈作为个循规蹈矩的人，当然有人的本能想法。他仅仅是在老夫子磨破口唇讲的两个字面前，掩住了自己的眼睛。

等待是痛苦的，特别是在心虚的时候。那几天的日子能让现在的老陈再次面红耳赤，从胃里翻出一种恶心的感觉。

第五天，他没有勇气看自己有没有信。办公室的小刘分信了，老陈借着端茶杯观看小刘脚步移向何方。它只是经过自己的桌子？他的头晕了一下，连茶洒出来了都没感觉，而且出汗了。

老陈不记得怎样走回家的。宿舍楼离办公室就那么千把米的距离，他却挪了半个钟头。妻子问他是不是不舒服，被他烦躁丢下。以后的几天，老陈的思维处于停滞状态，就像漂浮在大海里的人永远只盯着渺茫的灯塔一样，他只想一个字——信。